

# 天堂画像

□ 谢丽

三餐也不晓得进食。“娘，你吃一点吧。这是我俩从街上买给你的鸡蛋糕！”我的父亲是祖母的长子，那时他已经十五六岁了，小叔叔也年满六岁，他们把鸡蛋糕掰成一块一块的，送到祖母的嘴里。祖母平躺在床上，呆滞无神的眼睛直盯着房顶——她也许在想，儿子过几年就要成家，她有什么心力让日子继续，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……“娘，你嚼一嚼啊。”父亲一遍遍为祖母翻身、搓洗、换成人纸尿裤，把便后的床单、被褥、衣物等一起运到村南的老河道去清洗，还要陪着笑脸，承受老祖母无休止和端由的谩骂……我的父亲、母亲和小叔叔算得上是真正的孝子孝媳，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祖母，直到2017年，祖母驾鹤西去。

祖母的长子——我的父亲终于长大，父爱的缺失和这份特殊的母爱，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早熟，更有力量和责任感。他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不仅娶妻生子，还扶恤幼弟，体恤老姐，给一生苦难附身的老母亲一个安稳的晚年。

多少年过去后，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，让老祖母苍老的躯体重新焕发出生机，她竟然安安稳稳、无病无灾地与我们四世同堂，和乐融融地一同生活了近20年。2016年，年近九十岁的老祖母在阴雨天跌了一脚，致使一条腿粉碎性骨折，再也难以恢复正常行走。继而，她的心脏也衰老到枯竭的边缘。父亲和小叔叔力排众多医生的建议，为祖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。然而，这也仅仅为她换得了一年多的生命。

这一年，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小叔叔以及老祖母的生活质量差到极点。病痛让老祖母彻夜难眠，她仰躺在床上，不能翻身，不能蜷曲，神智渐渐混乱的老祖母在漆黑的夜晚，开始骂天骂地骂阎王，最后又把一切的罪过归置于她的儿子儿媳们。父亲一遍遍为祖母翻身、搓洗、换成人纸尿裤，把便后的床单、被褥、衣物等一起运到村南的老河道去清洗，还要陪着笑脸，承受老祖母无休止和端由的谩骂……我的父亲、母亲和小叔叔算得上是真正的孝子孝媳，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祖母，直到2017年，祖母驾鹤西去。

我的一支浅薄之笔，描绘不出祖母一生苦难的三分之一。我沉浸在时间无法治愈的悲伤里，默默地再为祖母续上两炷心香。脑海中又翻腾浮现，她等我放学回家的种种画面，她对我外出求学时的种种叮咛，这些都是回忆里关于这幅天堂画像中最温暖珍贵的部分。哦，我的老祖母，愿天堂无痛，有爱长存，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**人间真情**

今天是祖母去世三周年的祭日，我的内心涌动着一波一波的悲恸，夹杂着无法言说的酸涩与感伤。我无法平息梗潜在胸中的长痛和哀伤，要用一支浅薄的笔，为老祖母做一次“永恒”的天堂画像，为逝去的亲人点燃三炷心香！

祖母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，对儿孙和生活，有朴素又坚强的大爱。她青年守寡，30岁的时候，我的爷爷患肺病去世，留下两女男四个孩子，生活境遇十分艰难。1958年，天灾人祸，哀鸿遍野，祖母掰树皮、挖草根，和上一点点粗面糊糊，做成孩子们赖以填饱肚皮的一日三餐。她常年挨饿，严重营养不良，走起路来踉踉跄跄。更为不幸的是，灾荒还夺去了她最聪明伶俐的小女儿。丈夫离世、痛失爱女，生活的惨淡与悲伤刺激着她的神经，侵蚀

着她的情感和肌体，她从一个强健明朗的女性，慢慢干枯，成为一个只剩下一副高大骨架、生命枯槁的老妇人。

她原本是青春伶俐的，却因生活的变故而眼神犀利、处处多疑，攒动着全身的气力，显得格外“好斗”——这其实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，她要保护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，与各种世俗的偏见和误解做斗争。但是，这显然不是她的擅长——我的祖母几乎没有心眼，斗智的事情使不出一招半式。生活的磨难，世俗的眼光就要把她逼疯了，她时时刻刻对周围保持着有轻微敌意的高度警觉。一旦有对这个风雨残破的家庭不利的苗头出现，她就会情绪过激地对抗。时间久了，紧张的情绪渐渐破坏掉了祖母的理性和思考力，1970年至1973年这段时间，她一度神智不清，一日



甜

我老家村西就是黄河苏阁险工，沿堤筑有二十四道大坝。早些年为了加固堤防常需村里出工，于是这里就有了苦差和甜差之分。

所谓苦差，主要是内河工程出工，按出工时间生产队会记工分；甜差是指黄河工程出工，干完活黄河修防段会发给现钱。大家都想出甜差而不想出苦差，生产队为了公平起见就列出名单，甜差和苦差都由队里劳力轮流去干，我父亲当生产队会计的时候就有两个小账本，一个记苦差，一个记甜差，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又井然有序。

及至我考上学时已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生产队没了，出差也就不再派名单了，来了苦差就按人头分，有了甜差就自愿参战，人多人少干完活按人分钱。

那年暑假正好来了甜差，是黄河里运来了一轮船防洪用的石头，需要背到黄河大坝上。背石头的活也是村里常有的甜差，每家都备有自制的专用工具——“背板子”。背板子制作并不复杂，一块25乘50厘米左右的长方形或者上窄下头宽的木板，下头钉上一截方木横棍，木板上打四个孔，穿上两根麻绳作为背带，背带靠肩膀处缝上旧围巾或者穿上两只旧鞋底来增加接触面，避免麻绳勒进肉里。

见有这甜差，父亲就忙着找背板子要去背石头。我看了看年近半百身材瘦削的父亲，对他说：“爹，您年纪大了，这活咱别去干了。”他一边找背板子一边回答：“有这机会我得多挣点钱，你上学时也能宽裕点。”我心头一酸：“我今年都十七岁了，我替您去。”“不行！你还没成年力气短，我干惯了没事的。”见争不过父亲，我只好说：“那我也去！”说着就从父亲手里夺过背板子，跟他一起出了门。

翻过大堤来到黄河大坝上，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大家看到我也拿着背板子来了，就和我打招呼：“大学生也来了啊？这可不是你干的活。”“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了，还来受这份罪？这可比不得在大学念书啊！”因为我是村里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考出来的“大学生”，大家也对我非常照顾。

背石头看起来简单，可是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。一路上像极了闯关游戏。第一关是过桥板，就是从船甲板背上石头，要过一条窄窄长长的木板，称为桥板。桥板一头搭在船上，另一头在河岸上，桥板虽然挺厚，由于人多石重船不稳，走起来总是一动一动的，真吓人。弓起腰板小心翼翼地从桥板上走下来，就到了第二关，这是最轻松的一关，就是要走几十米高低不平但无险要处的土路，就到坝前了。爬坝子是第三关，一座坝就像一座小山，大坝坡度足有六七十度。到了最后一关，这一关就是脚下背上的石头，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还真有点难度，必须使尽全身力气猛地往一边甩出去，不然石头就容易砸到自己的脚。一分钱的时候，父亲说：孟全（我的乳名）背得少，就按半个工算吧。大伙却说，那哪行！一人一份的规矩咱不破。背石头虽然苦了些、累了些，看到满满的收获，心里还是甜蜜蜜的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已不在世上，母亲也进城养老多年，我回老家机会少了许多。今年疫情缓解后的一天，金太阳志愿者协会的张会长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星期天去我们村慰问几位孤寡老人，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带着去。从大年初一我回村拜年之后，疫情一度紧张，已好久没有回老家，很想去看望那里的人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石。于是我欣然应允：“好，那就跟你们出趟‘甜差’吧！”

来到村西头黄河大堤上，想找到我背过的石头合个影。可那石方已重新整理过，一样的石头怎么能认得出哪块是我背过的？也许那些石头早已抛下坝头成为中流砥柱了，也许还隐在石方中蓄势待发。我默默地看着石头，石头们也好像在看着我，正在对我述说着沿黄人民的勤劳、勇敢、朴实、善良……

最  
最  
难  
忘



曹 风

## 古风新韵（五首）

□ 崔同凡

### 早市卖鲜

鸡啼晚月星尚繁，  
草帽村姑已出摊。  
如玉新笋盈水嫩，  
银杏直教人流涎。

### 品尝烟火

消夏邀约烧烤园，  
品尝人间火与烟。  
百家小吃各具味，  
一串人生有酸甜。

### 刀削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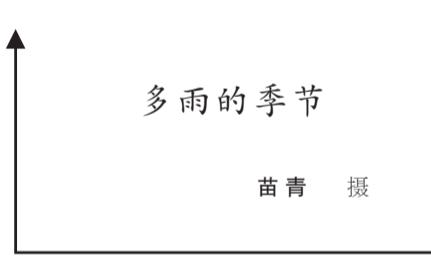
巧手托起白玉团，  
表演厨艺一招鲜。  
纷纷飞蝶随刀舞，  
落入沸锅上下翻。

### 观刈麦

喜看铁牛啃夕阳，  
转瞬吞尽千顷香。  
从此镰刀可入库，  
麦浪滚滚自入仓。

### 机收人闲

机收机种追柳凉，  
醉听鸟语弄笙簧。  
白发野佬侃水浒，  
争夸一百单八将。



## 长河浪花



突然有一天  
娘的好怕就这样变老  
却怎么也除不尽心中的惆怅  
任她唠叨叨  
娘的白发开始痴长  
不再记得年轻的模样  
多想擦干娘的眼泪  
替她留住青春的力量  
我要把娘的白发变黑  
再次看到娘的风光  
听她唱一曲《红灯记》  
续说喜儿的梦想

曾经光彩夺目的娘  
两个酒窝里装满了希望  
她的音容笑貌  
闪耀在那些年青春的舞台上  
直到有了我这个小丫头  
她成了乡下的粗婆娘  
可以像勇士一样偎在娘的身旁  
那时觉得拔白发真好  
伏在阳光下  
几根白发悄悄生长  
我乐滋滋地替她把白发除掉  
她在那些年青春的舞台上  
身体不再健康  
走路拖拖沓沓，满目沧桑

## 娘的白发

□ 王静静

行和生产安全都带来了很多不便和隐患，街道办和村里提倡的砍伐杨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。

这些杨树足足伐了三天，没有了杨树，厂房虽然有些突兀，竟然多了些光亮，像极了我记忆里几十年前建厂之初的模样。

其实我并不是在意树价多少，不过每每看到这些大杨树我就想起有一年夏天的事情。那年，父亲经营数年的食品工厂经历了停产清算，他就又回到果蔬冷藏的老本行，无论精力还是财力都还没从中恢复过来。父亲那些日子整个人都很憔悴，一下子像是老了好几年，我却年少不知事，暑假的时候非要去买一台价格不菲的笔记本电脑带回学校。那天我依稀记得，父亲也是抽着烟端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，也不嚷不骂，任我哭闹游说，后来父亲踩灭了烟头指着院墙说：“卖了这一台杨树就给你买，来年咱们再种上……”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抽烟，但我也成了那个坐在厂院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的经营者，那台杨树换来的笔记本电脑也早已不知了去向，而父亲栽种的大杨树去了又来，一茬接一茬，给我们带来了价值，陪我们度过了诸多的苦与乐，见证了我和它们的故事。

## 父亲和他的杨树

□ 付加波



## 一地鸽毛

□ 方晓春

说来也巧，“解封”当日，一双珠颈斑鸠选择了与我们家比邻而居，繁殖后代。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孙娃们无不为之雀跃。其实，去年也有一对斑鸠夫妻将爱巢筑到了家门口，也许是初为鸠父鸠母，经验欠缺，新家本来是建在了楼北边凉台的防盗网内，可整个陋巢仍暴露在外，很不保险。为了避免日晒雨淋对孵化的影响，细心的老伴找来铁丝、胶板等，替它们增添了坚固防护设施，好让它们在安逸舒适中孕育未来。今年的这对鸠伉俪，胃口倒就更大了，居然把家直接安在了离我的睡榻不足两尺远的地方，正好在窗台两扇梭窗的夹层中间，大有鸠占“鹊巢”的来头。任凭风吹雨打，鸠自然神闲。

迷恋养鸟已是旷日引久，从黄口开裆掐指一算，约莫一甲子。在老家晚辈们都戏称我为“鸟叔”。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回家的途中，发现两个小男孩手中各捉着一只还不能飞的小白鸽，隐觉不妙。为了白鸽不受伤害，我冒充



的约定、爱的奉献？后来几天里，老伴用苞谷、绿豆、小麦等放在巢边，以贴补备用。往后的日子，大鸽小鸽粮多草广、丰衣足食。

就在两只小斑鸠羽翼已成，振翅待飞的头天清晨，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画面。我快速拿起手机，立即连接上自拍杆娴熟地为斑鸠一家拍了一张极其珍贵的“全家福”。这时候，我和老伴会心地笑了……

虽说斑鸠是一种很普通、极常见的小鸟，其身价完全没有白鹤、朱鹮、丹顶鹤它们“高大上”，但它们也是野生家族的重要成员，与人同为自然之子。人给鸟以安宁，鸟还人以吉祥，在共同的家园里和谐共存。鸟儿的歌声是自然界最动人的声音，只有让清越、美妙长久萦绕在耳畔，人类才永远不会孤单。

## 心香一瓣

百合人生